

《南宋大贤王十朋》 入选签约省中青年编剧扶持项目



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敖屹）8月13日，浙江省中青年编剧扶持计划立项项目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我市编剧汤琴和来自全省各地的另外13位编剧参加了

签约。浙江省文化厅为进一步加强我省中青年编剧队伍建设，推动全省舞台艺术一度创作，加强艺术精品题材规划，推

出了中青年编剧扶持计划项目。经资格审查和立项论证，省文化厅在全省申报的数十个项目中选出了14部作品进行签约。汤琴新作原创剧本《南宋大贤王十朋》入选签约。

汤琴是乐清日报民生社会部主任，乐清市文联副主席（兼），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她业余时间创作了《雪剪梅》、《章纶》、《雁归来》、《司马迁》、《雨过天晴》等十多部大型剧本，并在杂志上发表。剧本《雪剪梅》由平阳越剧团演出，获温州市第十届戏剧节编剧奖、优秀新剧目奖。剧本《章纶》由乐清越剧团演出，获温州市第十二届戏剧节优秀新剧目奖、浙江省第十二届戏剧节新剧目奖。剧本《雁归来》入选2010年中国剧协编剧读书班。

《南宋大贤王十朋》是汤琴继创作《章纶》之后的第二个乐清政治文化名人题材。王十朋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与诗人，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出生于乐清左原(今虹桥四都)，其为官清正廉明，关心人民疾苦，是名垂青史的一代名臣贤人。《南宋大贤王十朋》以王十朋数次辞官为主线，赋予史实理想想像和加工，描述南宋大贤感人的情感生活和坎坷仕途及为民爱民精神。

第四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盛典 我市三姐妹获重奏组金奖



本报讯（记者 郑望喜）日前，由世界华人艺术联合会、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会等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盛典在香港举办，我市张韵雅、翁霏妮、陈怡三名表姐妹共同演奏的古筝三重奏《汉江韵》荣获重奏组金奖，张韵雅演奏的《溟山》荣获青年古筝专业组特别金奖。

张韵雅、翁霏妮、陈怡三姐妹自幼随从古筝教育家王前进老师。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三姐妹刻苦练琴，后张韵雅考入沈阳音乐学院，翁霏妮和陈怡考入四川音乐学院。

据悉，获得特金奖选手，将成为2015年第五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盛典公益形象大使。

我随十八军足迹进藏

■连云明 口述 南孔球 整理

1949年初，我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与一位平阳籍的同学派到杭州一中学当教员。当时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认为当“孩子王”没出息。于是，我俩拿着毕业证书到四川成都找这位平阳籍同学的一位亲戚，此人在国民党军队里任旅长，他收留了我，住在他家，上了花名册，发了俸禄，但没有穿军装。八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12月，新中国已成立，四川未解放，成都国民党部队起义，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看档案，知我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立即通知我到西南政治大学学习，时间二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当教员，学员大多是师团干部。在学习和当教员期间，我受到邓小平、贺龙、徐向前等首长的接见，听过他们的报告。

1953年，军政大学一位领导调任西藏昌都部队，令我一起随行，一排人马做警卫，骑马沿着十八军开辟的道路进藏。川藏线海拔相差大，一天可能经历四季，山上漫天飞雪，山下温和如春。沿途悬崖峭壁，迂回曲折。我们唱着当时流行的《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历时二个半月到了昌都，这时大伙屁股因骑马都磨了一层厚茧。这时中央和西藏签订和平解放的协议，我被任命文工队队长，队员都是从内地招来青年男女青年学生，纪律比较松散，让我这队长很头痛。只干了六个月，请求调离。批准后我到政治工作队任副队长，深入藏区做好群众工作。西藏地广人稀，雪山巍峨，草原茫茫，超高的海拔和肆虐的风雪，就会令人生畏。工作队往往要走好几天、穿行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和无边无际的草原沼泽，有时步兵营在前面开路，马匹陷入沼泽地，一挣扎越陷越深，眼睁睁瞅着这没顶之灾发生。这些战马在进藏途中，时刻与我们相伴，人骑、驮物、救护伤病员，立下了赫赫战

功，瞬间就失去了生命，我们心疼不已又束手无策。

西藏各部落都有藏兵，武器装备都从印度进来时，比我们先进，一些顽固土司、头人瞧不起我们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工作中设置了种种借口不与配合，尤其认为藏军骑兵是一流的队伍。一次在格桑花盛开的日子里，召开联欢会，我们在草原搭起检阅台，请土司、头人、活佛等头面人物上台就坐，台下藏族穿着节日盛装从四方赶来集会，气氛热烈。当我军骑兵200匹战马整整齐齐、威武雄壮，嗒嗒的马蹄声从远而近，通过检阅台，刹那，骑兵马刀一举，一声“杀”，震撼大地。一会儿绕过后，又出现在检阅台前，骑兵贴马肚，一拍屁股，翻身上马，在场外卧马射击，枪枪中靶，弹无虚发。这阵势令观众赞叹鼓掌，让人目瞪口呆。文明之师、胜利之师顿时传播雪域高原。当地百姓们观后跳起神舞和锅庄来。我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住帐篷，医疗队给群众看病，文工团学习藏歌藏舞，涌动浓浓鱼水深情。尤其是西藏的百万农奴，在奴隶主长期的残酷迫害下生活着，住在四处透风、难以挡住风雪的土屋和窝棚，家里只有一只吊锅和几只破碗，我看了以后心里酸酸的。而奴隶主有宽大的院落，豪华的建筑，有数不清的牛羊，众多的奴隶和佣人，生活极为奢靡。解放军到来，工作队苦口婆心的宣传，农奴逐渐觉醒，期盼自己翻身做主的曙光，极力配合我们工作，民主改革逐步推进。

党中央对我们进藏部队十分关心，在建立新中国初期，物资匮乏，但给我发了皮大衣、棉衣裤、大头鞋，还派飞机空投给养。空投范围大，曾遇土匪抢劫，发生战斗，部队给予严厉打击，狼狽而逃。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米、面粉、饼干、鱼干等，我们也分一些给贫苦农奴。我能进藏工作，是一生中最幸福的，至今还有自豪感。

风云雷雨山川坛始末

■谢林豪

乐清市区西隅四象山之阴的华山（即花山）北麓，箫台山（即棋盘山）的沐箫泉（今称梅溪）下游的南首，东临西河（金溪）的一大片地域，民间称呼“山川坦”“山冲坦”，其实是明、清时期乐清县的“风云雷雨山川坛”，即“神祇坛”。距今已有六百四十余年的历史。

山川坛元代是“常平仓”（即济留仓）。明《永乐乐清县志》：“济留仓在县治西隅，元大德间建，后废，其址今为风云雷雨山川坛。”卷四又载：“风云雷雨山川坛，元附祭社稷坛，国朝洪武元年定拟立山川坛于城西北，立雷雨师坛于城西南。三年，知县张具瞻建风云雷雨坛于县西隅箫台山趾，建山川坛于前郭（南门）圆通庵东。六年，依式合祭于风云雷雨坛。十四年，颁布降《洪武礼制》，以本县城隍神位同坛致祭。坛制、房屋、祭器、祭仪，已上并与本府同。”清《光绪乐清县志》：“神祇坛，即风云雷雨山川坛。……嘉庆廿一年，令刘荣珍修。”明《隆庆乐清县志》坛制：“坐子向午，高二尺五寸，方二丈五尺，四围共一十丈。四出阶，帷午阶五级，子、卯、酉皆三级。燎坛在东南。设神牌三，以木为之，尺寸与社稷坛同。……祭四三坛，以祭社稷之明日致祭。《大清会典》：岁以春秋仲月諏日致祭。……余仪与祭社稷同。”

祭仪，光绪县志有祥尽阐释，现简述如下：逢年二、八月的上戊日之次日，鸡初鸣，县衙官员身着朝服齐聚于坛前。待黎明，承祭官舆洗，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文武西首各就拜位序立。坛树三神牌，司祝宣布开祭，承祭官州坛，三上香，

焚柴祭天。三坛均设祭器、祭品三大件，祭器八大件计一十八小件，爵五十四只。承祭官三跪九叩，献祭礼，高读祝词，以祈风调雨顺，盖风云雷雨生育万物，皆有功于民。参祭者在神位前跪安，行三叩礼，遂献爵。祭礼毕，送神藏至于库。礼成，众皆退去。

大祭坛设山川坛中央，东距西河约40米，南与天后宫（即新宫，今乐成一小内）。相隔约25米，北离梅溪泉30米许，西首上方150米左右为梅溪书院。祭台以石砌筑，上有扁柏、冬青树。祭坛东首20多米是王通庙。陈庆志载：“王通庙，一在风云雷雨山川坛东。”庙面东临西河，系三间一偏。庙后偏北长有一大樟树，今遭砍伐无迹。王通庙往北15米是“花山桥”，小桥横跨梅溪出口处，过小桥往东数步为“仓桥”（即媒娘桥）。山川坛以北过梅溪是“和尚田”，据传清代时一徐姓武官居此，屋边好大一片场地成了徐的演练场，马匹关在天后宫的后边，后徐武官败落，将演练场卖予沐箫寺所有，僧人将此辟为农田，此处遂称“和尚田”。今已建满房屋。山川坛西南的华山脚有古井一口，曰“花山井”永乐志载：“花山井，在县治西风云雷雨坛西。”

民国间，风云雷雨山川坛废弃，空置。据当地耆老回忆，抗日前尚存大祭坛残垣，日寇侵犯乐清县时，国民党军队的机枪连驻扎在新官，为练兵所需，将废弃坍塌的大祭坛拆毁。

解放后，风云雷雨山川坛其址成为空坦与园地。如今，则为一大群民居及学校。1953年一场特大台风肆虐乐清时，把新官大殿北首厢房刮了个精光无存，叹昔日之山川坛也抵挡不住风云雷雨啊！

Zongyi
特稿

中国山水画的意境

■王贤明

意境之说，本见于古典文学之范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先秦始，人们便在文学作品中开始了对意境的孜孜追求。意境同样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亦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中心范畴，特别是在山水画这一领域中。中国传统绘画主要讲究的是意境美，追求意境的表现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常以意境美取悦于人。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更是如此，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

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就是画家通过描绘自然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它能使欣赏者通过画面的内容予以联想而产生共鸣，心灵受到感染。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具体来说，就是指一幅画气韵生动，与其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对“意境”美的普遍关注和钟爱，使得中国画升华为艺术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脱离了“意境”美的多方面探究，中国的绘画就只能停留在技术或者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上。中国山水画意境的产生，说到底还是画面气与势的营造，笔与墨的经营，实与空的置换，心与物的交融。

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可以上溯到南北朝，至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了。无论是历朝各代绘制的宏伟巨幅，还是充满了文人氣息的山水小册页、手卷、扇面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显现出或雄浑壮观，或隽秀典雅，或秋山寒林，或村居野渡，或古雅，或朴野，观之，无不让人如身临其境，玩味不尽，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能充分体现出这样的“诗情画意”的历代画家中，以唐代的王维最为代表。王维既是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影响深远的山水画家。晚年隐居在蓝田辋川别墅，以琴诗绘画自娱。苏东坡评价他的作品时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以诗入画，创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特别是他首先采用了“破墨”山水技法，大大的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据传王维的《长江积雪图》，图绘大江之上，两岸群山绵延，枯树寒林，村庄房舍，落雁平沙，舟楫泊岸，樵夫归桡，俱沉浸在茫茫雪意之中，让人能够在如此静谧的世界里获取心灵的净化。后者如董源、巨然、马远、夏圭、倪云林等等历代大师作品，无不充满着空灵淡远，疏朗荒寒的非凡意境。可见这类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名作，已经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符号了。

那么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如何营造的呢？这就不得不提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比之西洋绘画之焦点透视不同，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有其独特的观察方式，也就是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的三远法：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之远山，谓之平远。高远者，



《石门雨后》王贤明 画



《莲华荷花亭写生》王贤明 画

如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此画大图阔幅，山势逼人，山头杂树丛生，充满顽强的生命力。细密的点子皴，更是把大山刻画得坚实与传神。一条飞瀑从山间一泻而下，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中前景山脚处。巨石纵横，庙宇隐现，溪流湍急。近景大石突兀，一队旅人正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进。整个画面充满着幽深、静谧和伟大的意境！深远者，如荆浩的《匡庐图》。此图群峰高低错落，涌出于云表，山间瀑布飞泻而出，山道蜿蜒崎岖，山脚荒村院落错落有致，景色浑然一体，营造出一种生动感人的艺术境界。平远者，如董源之《夏山图卷》。该画一片岗峦层叠，烟树迷蒙的景致，其间点缀一二人物桥亭，牛羊放牧的江南特有的生活情景。宋代的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又提出了迷远一说。他说，迷远是“烟霭迷茫，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如宋人画《梅溪放艇图》，尽显“迷远”之妙，既有数里远的感觉，甚至仿佛有数百里之遥。正如王维诗中

所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再如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卷》，画面岌岌叠嶂，茂林远树，郁郁苍苍，林中古寺，若隐若现，云气掩映，显现出明晦幽深之景致。这幅《烟江叠嶂图》是取苏东坡的诗意来画的。作品留有大片的空白，形成空旷密濛的意境。

山水画的意境是我们进行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要创作富有意境的山水画，仅有绘画技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和生活修养。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成天坐在画室里只靠临摹传统作品，师法古人是很难有长进的，必须深入生活，走近大自然，大量写生，以造化为师，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黄宾虹大师说的好：“唯有看山入骨髓，才能写山之真，心手相印，益臻化境。”这个化境，指的就是高档次、高格调、高品味的意境。